

5255

71824

保赤彙編

高心夔署纂

附方

閻孝忠

余家幼稚多疾率用錢氏方訣取效如神因復研究諸法有得于心如驚疳等錢仲陽之未悉者今見於下并以仲陽傳附卷末

小兒急慢驚古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者後世名之耳正如赤白痢之類是也陽動而速故陽病曰急驚陰靜而緩故陰病曰慢驚此陰陽虛實寒熱之別治之不可悞也急驚由有熱熱卽生風又或因驚而發則目上目劄涎潮搐搦身體與口中氣皆熱及其發定或睡起卽了了如故此急驚證也當其搐勢漸減時與鎮心治熱藥壹貳服

直訣中麝香圓鎮心圓抱龍圓  
辰砂圓及至寶丹紫雪之類  
候驚勢已定須臾

以藥下其痰勢直訣中利驚圓軟金丹桃枝  
痰熱心神安甯即愈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

後或俟取轉致脾胃虛損風邪乘之凡小兒吐瀉

驚宜速治似搖而不甚搐此名痲癇似睡而精神慢四肢與

口中氣皆冷睡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鷓聲此證

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

凡小兒吐瀉當溫補之余每用理中圓以溫其中以

五苓散導其逆五苓散最治小兒吐連與數服兼用異功散

等溫藥調理之往往便愈若已虛損當速生其胃

氣宜與附子理中圓研金液丹末煎生薑米飲調

灌之惟多服乃效

服至貳叁兩無害

候胃氣已生手足漸

暖陰退陽回然猶瘕瘕卽減金液丹壹貳分增青  
州白圓子壹貳分同研如上服以意詳之漸減金  
液丹加白圓子兼用異功散羌活膏溫白圓鉤藤  
飲子之類調理至安依此治之仍頻與粥雖至危  
者往往死中得生拾救捌玖

金液丹治小兒吐瀉虛極最妙沈存中良方論金液  
丹云親見小兒吐利劇氣已絕服之復活者數人  
真不妄也須多服方驗

驚風或洩瀉等諸病煩渴者皆津液內耗也不問陰  
陽宜煎錢氏白朮散使滿意取足飲之彌多彌好

凡小兒急驚方搐不用驚擾此不足畏慢驚雖靜乃危病也急驚方搐但扶持不可擒捉蓋風氣方盛恐流入筋脉或致手足拘攣

治急慢驚世人多用壹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又治慢驚藥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溫藥爲佐或少用之

凡小兒實熱疎轉後如無虛證不可妄溫補熱必隨生

治小兒驚風痰熱堅癖能不用水銀輕粉甚便如不得已用之僅去疾卽止蓋腸胃易傷亦損口齒

治小兒壯熱昏睡傷風風熱瘡疹傷食皆相似未能

辨認間服升麻葛根湯惺惺散小柴胡湯甚驗蓋  
此數藥通治之不致悞也惟傷食則大便酸臭不  
消化畏食或吐食宜以藥下之

小兒耳冷翫冷手足乍冷乍熱面赤時嗽嚏驚悸此  
瘡疹欲發也未能辨認間服升麻葛根湯消毒散  
已發未發皆宜服仍用胡荽酒黃蘗膏暑月煩躁  
食後與白虎湯玉露散熱盛與紫雪咽痛或生瘡  
與甘桔湯甘露飲子餘依錢氏說大人同

小兒多因愛惜過當往往叁兩歲未與飲食致脾胃  
虛弱平生多病自半年以後宜煎陳米稀粥取粥  
面時時與之拾月以後漸與稠粥爛飯以助中氣

自然易養少病惟忌生冷油膩甜物等

小兒治法大槩與大人同惟劑料小耳如升麻葛根湯惺惺散等雖人皆知之倉卒亦難檢今並載于下錢氏已有方者今不復錄升麻葛根湯治傷寒溫疫風熱壯熱頭痛肢體痛瘡疹已發未發並宜服之

乾葛

細劉

升麻

芍藥

甘草

劉炙各等分

右同爲龕末每服肆錢水壹盞半煎至壹盞量大小與之溫服無時

惺惺散治傷寒時氣風熱痰壅咳嗽及氣不和

桔梗

細辛

去葉

人參

切去頂焙

甘草

剉炒

白朮

白茯苓

去皮

括蘘根

各壹兩

右同爲細末每服貳錢水壹盞入薄荷伍葉煎至柒分溫服不拘時如要和氣入生薑伍片同煎壹法用防風壹分用川芎壹分

消毒散治瘡疹未出或已出未能勻遍又治一切瘡涼膈去痰治咽痛

牛蒡子

貳兩炒

甘草

半兩剉炒

荆芥穗

壹分

右同爲麤末每服叁錢水壹盞半煎至壹盞溫服不拘時



黃蘗膏治瘡疹已出用此塗面次用胡荽酒

黃蘗 去麤皮 壹兩

甘草 肆兩

新菜豆 壹兩半

右同為細末生油調從耳前至眼輪並厚塗之日  
叁兩次如早用瘡不上面縱有亦少

胡荽酒

胡荽

細切肆兩以好酒貳盞煎壹兩沸  
入胡荽再煎少時用物合定放冷

右每吸壹兩口微噴從頂至足勻遍勿噴頭面病

人左右常令有胡荽即能辟去汗氣瘡疹出快

瘡疹忌外人及穢觸之物雖不可受風冷然亦不

可擁遏常令衣服得中并虛涼處坐臥

治瘡疹出不快及倒撮四聖散

紫草茸

木通

甘草

剉

枳殼

麩炒去穢秤

黃耆

切焙等分

右同爲麤末每服壹錢水壹中盞煎捌分温服無

時

又方藍根散

板藍根

壹兩

甘草

參分剉炒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或壹錢取雄雞冠血參兩點同温酒少許食後同調下貳方無證勿服

治瘡疹倒撮黑陷

人牙

燒存性研入麝香少許

右每服叁錢温酒少許調下無時

又方

小豬兒尾尖

取血參伍點研入生龍腦少許

右新水調下食後

治伏熱在心昏瞶不省或悞服熱藥搐熱冒昧不知人及瘡疹倒撮黑陷

生梅花腦子

研半字或壹字

右取新殺豬心壹箇取心中血同研作大圓用新汲水少許化下未省再服如瘡疹陷伏者溫酒化

下

甘露飲子治心胃熱咽痛口舌生瘡并瘡疹已發未發並可服又治熱氣上攻牙齦腫牙齒動搖

生乾地黃

焙秤

熟乾地黃

焙秤

天門冬

麥門冬

各去心  
焙秤

枇杷葉

去毛

黃芩

去心

石斛

去苗

枳殼

麩炒  
去穰

甘草

剉炒

山茵陳葉

右各等分爲麤末每服貳錢水壹盞煎捌分食後

溫服牙齒動搖牙齦腫熱含嗽潔并服

白虎湯解暑毒煩躁身熱痰盛頭痛口燥大渴

知母

壹兩半  
焙乾秤

甘草

半兩  
剉炒

石膏

肆兩

白粳米

錢捌

右同爲麤末每服叁錢水壹盞煎至捌分食後溫

冷隨意服氣虛人加人參少許同煎

瘡疹太盛宜服此調肝散令不入眼

生犀

剉取末壹分

龍膽草

半錢

黃耆

半兩切

大黃

去皮貳錢

石膏

半兩

桑白皮

自採焙乾

鉤藤鉤子

麻黃

去節各壹分

括蘂

去皮

甘草

炙各等分

右爲麤末每服貳錢水壹盞煎半盞食後時時溫

服少許

治瘡疹入眼

馬勃

半兩

阜角子

拾肆箇

蛇皮

半兩

右入小罐子內鹽泥固濟燒存性研細溫酒調下壹貳錢食後服

又方治瘡疹入眼成翳

括萋根

半兩

蛇皮

貳錢

右同爲細末用羊子肝壹箇批開入藥末貳錢麻  
纏定米泔煮熟頻與食之未能食肝令乳母多食

又方

蟬殼

末

右用水煎羊子肝湯調服貳叁錢

凡瘡瘡才欲著痂卽用酥或面油不住潤之可揭  
卽揭去若不潤及遲揭瘡痂硬卽隱成癍痕

治口瘡

大天南星

去皮只取中心如  
龍眼大爲細末

右用醋調塗腳心

治癩耳

白礬

火飛壹錢

麝香

壹字

坯子

烟脂

染烟脂也壹錢

右同研勻每用少許先用綿裹杖子振淨摻之

治蓄熱在中身熱狂躁昏迷不食

豆豉

半兩

大梔子仁

柒箇  
搥破

右共用水叁盞煎至貳盞看多少服之無時或吐

或不吐立效

治蟲咬心痛欲絕

五靈脂

末貳錢七

白礬

火飛柒錢七

右同研每服壹貳錢水壹盞煎伍分溫服無時當  
吐出蟲

治脾胃虛寒吐瀉等病及治冷痰

齊州半夏

湯浸柒次切焙壹兩

陳粟米

叁分陳梗米亦得

右咬咀每服叁錢水壹大盞半生薑拾片同煎至  
捌分食前溫熱服

治外腎腫硬成疔

乾蚯蚓

爲細末

右用唾調塗常避風冷濕地

小兒腹中極痛乾啼後偃名盤腸內弔鉤藤膏

沒藥

研

好乳香

水中坐乳鉢研細秤



木香

薑黃

各肆錢

鼈子仁

拾貳箇

右先將下叁味同爲細末次研入上貳味煉蜜和成劑收之每壹歲兒可服半阜子大餘以意加減煎鉤藤湯化下無時次用魏香散

魏香散

蓬莪朮

半兩

眞阿魏

壹錢

右先用溫水化阿魏浸蓬莪朮壹晝夜焙乾爲細末每服壹字或半錢煎紫蘇米飲空心調下

地黃散治心肝壅熱目赤腫痛生赤脉或白膜遍睛四邊散漫者猶易治若暴遮黑睛多致失明宜速用此方亦治瘡疹入眼

生乾地黃

切焙

熟乾地黃

切焙

當歸

去蘆頭切焙  
秤各壹分

黃連

去鬚  
壹錢

木通

壹錢

元參

半錢

甘草

壹錢半  
剉炒

防風

去蘆頭焙

羌活

生犀

末

蟬殼

去土

木賊

穀精草

白蒺藜

去尖

沙苑蒺藜

各壹錢

大黃

去皮取實者  
剉略炒壹錢

右爲細末每服壹字或半錢量大小加減煎羊肝

湯食後調下日參夜壹忌口將息亦治大人

治熱痢下血

黃蘗

去皮  
半兩

赤芍藥

肆錢

右同爲細末飯和圓麻子大每服壹貳拾圓食前

米飲下大者加圓數

治心氣不足伍陸歲不能言菖蒲圓

石菖蒲 錢貳

丹參 錢貳

人參 切去頂 焙半兩

赤石脂 錢叁

天門冬 去心 焙秤

麥門冬 去心 焙秤 各壹兩

右同為細末煉蜜圓菜豆大或麻子大溫水下伍

柴圓至壹貳拾圓不計時日叁肆服久服取效又

有病後腎虛不語者宜兼服錢氏地黃圓

雞頭圓治諸病後不語

雄雞頭 壹箇 炙

鳴蟬 叁箇 炙

大黃 壹兩 取實處 濕紙裹煨熟

甘草 壹兩 剉炒

木通 半兩

當歸 去蘆頭切 焙叁分

黃耆 切 焙

川芎

遠志 去心

麥門冬

去心焙各參分

人參

切去頂焙半兩

右同爲細末煉蜜圓小豆大平旦米飲下伍圓空心日參肆服兒大者加之久服取效雞蟬貳物宜求死者用之不可旋殺孫眞人所謂殺生求生去生更遠不可不知也

治腎虛或病後筋骨弱伍陸歲不能行宜補益肝腎

羚羊角圓

羚羊角

尖細而節密者是剉取末

生乾地黃

焙秤

虎脰骨

敲破塗酥炙黃

酸棗仁

去皮秤炒

白茯苓

各半兩

桂

去皮取有味處不見火

防風

去蘆頭切焙

當歸

同上

黃耆

切焙各壹分

右同爲細末煉蜜和成劑每服壹卓子大兒大者  
加之食前溫水化下日叁肆服取效

治驚風中風口眼喎斜語不正手足偏廢不舉全蝎

散

全蝎去毒炒

僵蠶直者炒

甘草

赤芍藥

桂枝不見火

麻黃去節

川芎

黃芩去心各參錢

天麻陸錢

大天南星

湯浸柒次去皮臍切焙參錢

右爲龕末每服叁錢水壹盞半薑柒片煎柒分溫

服無時量大小與之日叁肆服忌羊肉

和中散和胃氣止吐瀉定煩渴治腹痛思食

人參

切去頂焙

白茯苓

白朮

甘草

炒

乾葛

炒

黃耆

切焙

白扁豆

炒

藿香葉

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叁錢水壹盞乾棗貳箇去核薑伍片煎捌分食前溫服

紫蘇子散治欬逆上氣因乳哺無度內挾風冷傷於肺氣或呵氣未定與乳飲之乳與氣相逆氣不得下

紫蘇子

訶子

去核

蘿蔔子

杏仁

去皮尖

木香

人參

切去鬚

青橘皮

甘草

炒各壹兩半

右爲細末每服壹錢水壹小盞入生薑叁片煎至

伍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大小加減

赤石脂散治痢後軀氣下推出肛門不入

真赤石脂

揀去土

伏龍肝

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半錢傅腸頭上頻用

藥墨散治斷臍後爲水濕所傷或襁褓濕氣傷於臍中或解脫風冷所乘故令小兒四肢不和臍腫多啼不能乳哺宜速療之

黃藥炒

釜下墨

亂髮

燒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少許傅之

至寶丹治諸癘急驚心熱卒中客忤不得眠睡煩躁  
風運搖及傷寒狂語伏熱嘔吐並宜服之

生烏犀屑

生玳瑁屑

琥珀研

朱砂

細研水飛

雄黃

已上各壹兩研細水飛

金箔

伍拾片壹半為衣

銀箔

伍拾片研

龍腦

壹分研

麝香

壹分研

牛黃

半兩研

安悉香

壹兩半為末以無灰酒飛過濾淨去砂石約取壹兩慢火熬成膏

右生犀玳瑁搗羅為細末研入餘藥令勻將安悉香膏以重湯煮凝成和搜為劑如乾即入少熟蜜

盛不津器中旋圓如桐子大貳歲兒服兩圓人參

湯化下大小以意加減又治大人卒中不語中惡

氣絕中諸物毒中熱暗風產後血運死胎不下並

用童子小便壹合生薑自然汁叁伍滴同溫過化



下伍圓立效

紫雲治驚癇百病煩熱涎厥及傷寒胃熱發斑一切  
熱毒喉痺腫痛又治瘡疹毒氣上攻咽喉水漿不下

黃金

拾兩

寒水石

磁石

滑石

石膏

各肆兩  
捌錢並搗碎

已上用水伍升煮至肆升去滓入下項藥

元參

壹兩陸錢搗碎

木香

搗碎

羚羊角屑

犀角屑

沈香

各半兩搗碎

升麻

壹兩陸錢搗碎

丁香

壹錢搗碎

甘草

捌錢搗碎

已上搗味入前藥汁中再煮取壹升伍合去

滓入下項藥

硝石

參兩壹錢  
芒硝亦得

朴硝

壹斤  
精者

已上貳味入前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攪不  
住手候有柒合投在木盆中半日欲凝入下

項藥

朱砂

叁錢  
飛研

麝香當門子

壹錢壹  
字研

已上貳味入前藥中攪勻寒之兩日

右件成紫色霜雪每服壹字至半錢冷水調下大

小以意加減咽喉危急病捻少許乾嚥立效又治

大人腳氣毒遍內外煩熱不解口中生瘡狂易叫

走瘴疫毒厲卒死温瘧五尸五疰大能解諸藥毒

每服壹錢至貳錢冷水調下並食後服

理中圓治吐利不渴米穀不化手足厥冷

參人參

去蘆

白朮

剉

甘草

炙剉各

乾薑

炮

白朮

甘草

炙剉各

右爲末煉蜜和圓雞黃大每服壹圓水壹大盞化

開煎及柒分連滓放温服小兒分爲叁服大小以

意加減食前

五苓散治霍亂吐瀉躁渴飲水小便不利

澤瀉

貳兩半剉

白朮

去皮剉

官桂

去皮壹兩

白茯苓

壹兩半剉

白朮

壹兩半剉

白朮

壹兩半剉

右爲細末每服壹錢温湯調下渴躁新水調服大

小以意加減不以時候

附子理中圓治脾胃寒弱風冷相乘心痛霍亂吐利  
轉筋

人參

去蘆  
剉

白朮

剉

乾薑

炮

甘草

炙剉

黑附子

炮去皮臍  
各壹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壹兩作拾圓每服壹圓水壹中  
盞化開煎及柒分稍熱服食前小兒分作叁兩服  
大小以意加減

金液丹治吐利日久脾胃虛損手足厥逆精神昏塞  
多睡露睛口鼻氣涼欲成慢驚風者又治大人陽虛  
陰盛身冷脉微自汗吐利小便不禁

舶上硫黃

拾兩先飛煉去砂石秤研爲細末用  
砂合子盛令捌分滿水和赤石脂封

縫鹽泥固濟臘乾露地先埋壹水罐子盛水滿  
日叁夜足加頂火以泥固濟訖常以叁斤火養叁  
壹煨成候冷取藥

右以柳木槌乳鉢內研爲細末每服貳錢生薑米  
飲調下大小以意加減多服取效大人藥末壹兩  
蒸餅壹兩水浸去水脉和圓桐子大曝乾每服伍  
拾圓至百圓米飲下並空心連併服

又方 范文正宅

硫黃 研不以多少淡黃通明者爲上飛煉去砂石  
字草或益毋草搗淤土成泥更入紙筋同搗固  
濟罐子貴不破曝乾盛硫黃末在內可不滿兩  
指於露地深畫十字放罐子在中心使底下通  
透四面用炭約肆伍斤勻火簇不蓋罐子頂時  
時揭觀候化爲汁速去四面火用濕土埋壹宿  
次日取出於北蔭下不見日氣處撒壹坑子約

壹貳尺將罐子去蓋倒埋壹宿次日取  
出和罐入湯內煮伍拾沸漉出取藥

右以柳木搥乳鉢內研如粉麪相似小兒因吐瀉  
之後變成慢驚風者每服壹貳錢生薑米飲調下  
併服取效大人陰證傷寒脉微欲絕以水浸無鹽  
蒸餅和圓桐子大噉乾每服伍拾圓或百圓米飲  
下並空心服

青州白圓子治小兒驚風大人諸風

半夏

柴兩生

天南星

叁兩生

白附子

貳兩生

川烏頭

半兩生  
去皮臍

右搗羅爲細末以生絹袋盛用井花水擺未出者  
更以手揉令出如有滓更研再入絹袋擺盡爲度

放磁盆中日晷夜露至曉棄水別用井花水攪又  
嗽至來日早再換新水攪如此春伍日夏叁日秋  
柒日冬拾日壹法肆時去水嗽乾後如玉片研細  
以糯米粉煎粥清圓菘豆大每服叁伍圓薄荷湯  
下大人每服貳拾圓生薑湯下癱瘓風溫酒下並  
不以時候服

小柴胡湯治傷寒溫熱病身熱惡風頭痛項強四肢  
煩疼往來寒熱嘔噦痰實中暑瘡病並宜服

柴胡

去蘆  
捌錢

半夏

湯洗切焙  
貳錢半

黃芩

去  
心

人參

去  
蘆

甘草

炙剉各  
叁錢

右爲麤末每叁錢水壹盞半生薑伍片棗壹枚擘

破同煎及捌分濾去滓放溫分作叁兩服大小以  
意加減並不以時候日叁夜貳



意則雖不以却非日終好氣

對同煎效附衣斷法料對斷全卦

部

五

童蒙訓上 周文以次 主爲 保赤彙編十三

呂氏本中居仁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  
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  
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矣

孔子已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污隆而教無他說故詩  
書所載但說治亂大概至孔子後邪說竝起故聖人  
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  
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

大程先生名顥字伯淳以進士得官正獻公爲中丞  
薦之朝用爲御史論新法不合罷去泰陵卽位以宗

正丞召未受命卒於家其門人其謚爲明道先生先生嘗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學之所就以明道見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殿試不中不復再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遂得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遂不復用紹聖中貶涪州元符還洛大觀閒卒於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之伊川先生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爲己任學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

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爲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茂

叔名敦頤有太極說傳於世其辭雖約然用志高遠  
可見也正獻公在侍從時聞其名力薦之自常調除  
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  
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關中謂之二張篤行  
不苟爲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  
多資於二程者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皆從  
之學學者稱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之爲御史用正  
獻公薦也

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旣盛當時亦名其學爲張程云

榮陽公年二十一一本作十九時正獻公使入太學在胡

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滎陽公纔數歲  
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  
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眾實  
自滎陽公發之也

關中始有申顏者特立獨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  
皆爲之起從而化之者眾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  
淵源

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恭盡禮  
伊川歎洛中學者弗及也

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  
識絕人遠甚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子敦名臨最爲高弟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爲一時顯人

正獻公旣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滎陽公嘗說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滎陽公嘗書於壁云惟天子爲能備物惟聖人爲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滎陽公嘗贈之以詩云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應之元祐閒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除太學博士出爲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直卽薦之朝其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男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與皇極經世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震東方也巽南方也離南方之卦之類此入用之位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澤雷風水火相對卽先天之位先生旣沒其學不傳人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嘗欲傳其學於伊川伊川不肖一日與伊川同坐聞雷聲問伊川曰雷從何方起伊川云從起處起蓋不領其意先生旣沒元祐閒

諡康節

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自開闢至堯



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雍字堯夫名雍  
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  
夫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

邵康節居衛州之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  
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  
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豪俊自許  
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  
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  
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  
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菩蕾而知高下者知  
花之下也如長官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

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篤行自守不交當世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爲發運使始深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君行之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專守七廟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園丘郊禘異禮皆不取也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

本不爲空言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遊

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眾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田腴誠伯篤實士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嘗從橫渠學後從君行遊誠伯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深不取佛學建中靖國閒用曾子閒內翰薦除太學正崇甯初罷去誠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專讀經書不讀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不足治也誠伯以爲不然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不遍覽非博學詳說之謂

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胡先

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  
經而喜爲文辭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  
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  
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  
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貴官尙必用公裳豈有朝夕  
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  
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先生嘗爲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  
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  
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  
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

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  
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  
小人未之有也  
元符三年滎陽公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過山陽  
因出過市橋橋壞墮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  
十矣作我敬詩贈公云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  
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  
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詩後批  
云前日之事橋梁腐敗人乘蹉跌而公晏然無傷固  
有神明陰相其德願爲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熙甯初滎陽公監陳留稅務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敬重公橫渠先生問之語人云於蠻貊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

正獻公嘗稱滎陽公於張文潛云此子不欺閭室滎陽公之監陳留稅也章樞密質夫棗知縣事雅敬愛公一日因語次暴陵折公公不爲動質夫笑曰公誠厚德可服某適來相試耳

元祐中滎陽公在經筵除司諫姚舍人輝中勗當制詞云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愧心若止水退然淵靜當時謂之實錄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稷遷禮部尚書薦滎陽公自代詞云心與道潛

一作志以道甯湛然

淵靜所居則躁

一作里

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滎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翰淳夫祖禹實公

之婿性酷似公後滎陽公長婿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既有法而申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女閨門之內舉動皆有法則滎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從婦傍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知州事焦伯強干之方從歐陽公學正獻公請伯強處書室命滎陽公從學焉其後正獻公罷歸京師請伯強同行歐陽公有送行詩所謂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者



也伯強性耿介不苟危坐終日不妄笑語每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滎陽公幼時申公與夫人嚴毅如此就師傅而得伯強其後有成非偶然也滎陽公嘗言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潁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頻近筆研申國夫人在廳事後聞其語嘗舉以教滎陽公焉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也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

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肖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滎陽公張夫人待制諱盈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亦魯肅簡公外孫也張公性嚴毅不屈全類肅簡肅簡深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

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  
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

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  
弟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遊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  
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  
大夫過相與邪因思前輩自警修省如此

正獻公交遊本中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  
溫公王荆公劉原甫也滎陽公交遊則二程二張孫  
莘老李公擇王正仲顧子敦楊應之范醇夫黃安中  
邢和叔王聖美也東萊公交遊則李君行田明之田  
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

及彥和之弟大壯也

張橫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  
哀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伊川先生云子厚  
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  
爲本也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伊川祭文云在昔  
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  
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道之眞死其乃已或得  
於數蓋指康節或觀於禮謂橫渠也

明道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  
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  
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

入者門戶則眾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  
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  
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  
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  
雖眾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  
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觀此誌文明  
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

李公擇尙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  
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繆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  
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

誠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不厭其苦不厭其難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此語陳瑩中右司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紹聖中顧公子敦被謫過京師東萊公與叔父往見之子敦再三講論行已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劉公待制器之嘗爲本中言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

公從之者二年臨別問公所以爲學之道公曰本於至誠器之因效顏子之問孔子曰請問其目公曰從不妄語始器之自此專守此言不敢失墜後任磁州司法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與器之尊人有舊相待頗異眾器之不以爲喜一日有人告磁州司戶賊污於轉運使者吳親至磁州欲案其事召器之至驛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時相待少異我已自不喜況今召我至堂中人得無疑我乎吳因問司戶賊污如何器之對曰不知吳因不悅曰與公有契所以相問何不以誠告明日吳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賊本欲來案爾今劉司

法言爾無之姑去且謹視倉庫俟北京回倉庫不如法必案無疑也於是眾方知器之長者然器之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有職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然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後可

器之嘗爲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閒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甯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



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一作能以道訓戒子弟皆

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頃見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  
與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  
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己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  
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爲後生法

張才叔庭堅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君子創業  
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才叔之學蓋主於  
此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  
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

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  
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熟先傳焉孰後  
倦焉不可不察也

呂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成癖賦若相如止類  
俳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

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得詩楊丈中立云知此  
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韓公持國維閒居潁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  
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  
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願我未能  
忘世味綠尊紅妓對西曛

龔殿院彥和妻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閒僉判瀛  
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  
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  
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閒其兩句  
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閒見兩龔近日貴人如  
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紹聖中彥和爲監察御  
史未能去大壯力勸其兄早求罷彥和遂去大壯不  
幸早卒雖彥和之弟實畏友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  
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  
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

先欺君可乎甯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與之傷義

榮陽公嘗言孫莘老李公擇之爲友友也

榮陽公嘗言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榮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此日貴人賦侯叔獻者少有聲名熙甯初屢來來見正獻公榮陽公因爲公言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深不以爲然云趙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到此地位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旣而叔獻果建水事來進

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梅  
吝損心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  
代威儀盡在是矣

正獻公爲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  
公傳正安詩已之所宜修傳正曰毋敝精神於蹇淺  
榮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  
作爲患於太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  
十餘矣位爲執政當時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獎  
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望其切磋後  
來所無也榮陽公獨論其問荅當否而不言下問爲

正獻公之難蓋前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爲難能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

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卽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童蒙訓上終

童蒙訓中

保赤彙編十四

呂氏本中居仁

本中嘗問滎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月十日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豪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滎陽公爲人處事皆有久長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旣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

常所

服藥如理中圖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

病者取牌子以示



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王尙書敏仲古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卽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

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略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抑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晁丈以道規矩最嚴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皆有敦厚之風無浮薄之過前輩士大夫專以風節爲己任其於褻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旄節夫京師人年長本中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甯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旣盼卽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惇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

屈唐丈名恕字處厚崇甯初任荆南知縣新法既行  
卽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文正平子夷忠宣公之  
子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可用父恩例  
卒授遠地後爲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  
地界與辨曲直不屈得罪去劉丈跋斯立蹈■皆  
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學知名仕州縣自處約甚  
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汪革信民政和閒諸公熟聞  
其名除國子博士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逸無逸臨  
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堅卻之凡此諸公皆卓然自  
立一時不愧古人爾來流俗不復以此爲貴矣  
韓魏公留守北京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同官皆欲

諧之慮公不聽一日中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乞召  
幕官久之不至眾方欲白公所以公佯驚曰某忘記  
早來某官嘗曰某早出見一親識矣其寬大容人之  
過如此又嘗久使一使臣求去參選公不遣如是數  
年使臣怨公不遣則白公某參選方是作官久留公  
門止是奴僕耳公笑屏人謂曰汝亦嘗記某年月日  
私竊官銀數十兩置懷袖中否獨吾知之他人不知  
也吾所以不遣汝者正恐汝當官不自慎必敗官爾  
使臣愧謝公之寬宏大度服人如此

崇甯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止叔稱楊  
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

人皆畏死習以成風遂畏死耳如習俗皆不畏死則亦不畏死也凡如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東萊公嘗言凡眾人日夕所說之話如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眾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眾人做底事也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主北人以北人而後可以有爲南人輕險易變必不可有爲

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旣妄也何用說爲

明道先生嘗語楊丈中立云某作縣處凡坐起等處  
竝貼視民如傷四字要時觀省又言某常愧此四字  
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  
也至於公則不然

陳公瑩中言人之爲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  
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  
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言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聽言之際  
亦不可不審若事事聽從不加考覈則是信讒用譖

非納善言也如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  
患不來而劉器之乃攻叔弼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號  
當世賢者猶差誤如此況他人乎以此知聽言之道  
不可不審也

崇甯初滎陽公謫居符離趙公仲長諱演公之長婿  
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諱瓌寶亦以  
上書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兄趙公事公如  
嚴父兩人日夕在公側公疾病趙公執藥牀下屏氣  
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  
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  
皆一時之英也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

在符離每公疾病少閒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公及公之子孫遊焉亦一時之盛也趙公每與公子弟及外賓客語但稱榮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楊公與他人語稱榮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蓋榮陽公中表惟楊氏兄弟盡事親事長之道可爲後生法

榮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鱸魚諸乾物及筍乾藟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徐仲車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肖與人人或問之云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孫丈元忠學士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本中言



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一日侍講責某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何也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服義亦少有也侍講謂榮陽公也

榮陽公嘗言少年爲學唯檢書最有益才檢便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

又嘗言讀書編類語言相似者事做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榮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荅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滎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田誠伯嘗力闢釋氏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

童蒙訓中終

小人視言容當如公

童蒙訓下

保赤彙編十五

榮陽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范文正公愛養士類無所不至然有亂法敗眾者亦未嘗假借嘗帥陝西日有士子怒一廳妓以養瓦芻其面涅之以墨妓訴之官公卽追士子致之法杖之

曰爾既壞人一生卻當壞爾一生也人無不服公處  
事之當昔嘗輪迴西日官士子然一病如以道耳  
漿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修養  
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  
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  
於埋矣古風自賦昔出北郊是盡事機之說又與

焦伯強千之先生嘗稱東漢

一節至顏子

陽公不以爲然列子稱狐父之盜食爰旌目爰旌目  
義不食其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  
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  
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  
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  
者季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  
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樂高之難大  
抵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邾殿  
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而有  
寵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甯子唯多邑故死臣  
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  
於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爲萬世貪鄙不厭以致破家亡國者之至戒也

滎陽公嘗言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甯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又言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子房平日所爲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

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

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卑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待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閒時公亦挈家往既至屋窄陋甚更益一閒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是時上皇卽位已議褒用矣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既原伯與公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往見公亦不敢與相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其亦能遠禍矣然且不免則亦命也

蘇子由崇甯初居潁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



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崇甯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屨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淡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後生取法焉

崇甯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滎陽公聞之深不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爲作麥熟繰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皆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琪同美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擢第後守

官衛州陳公瑩中爲郡頗厚待琪禮遇獨異置人琪  
深感公恩意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崇甯間琪官宿  
州諸公貴人數欲招致之琪感陳公見待終不肯進  
蓋琪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所以異待之者欲以堅  
其意也琪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  
術矣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抵承  
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紹聖崇甯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  
龔彥和支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難也  
張才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土漏下溼屋中

閒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躡屐端坐於箔外日  
看佛書了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絕無富貴念故  
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尙在遇事  
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強之色矣鄒志  
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閒和氣薰蒸所成欲往  
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一意直道更無他說而未嘗  
絕物張才說蓋師法之相之元祐閒與滎陽公同在  
經筵有女之喪滎陽公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必無  
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

既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句宗子學比國子司業  
蓋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  
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  
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既至京師卽引疾得歸

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日赴歌會過差先生聞之大  
不樂以爲如此絕人理去禽獸無幾爾

一本作幾希

正獻公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十七學士  
應之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學士得酒卽送酒家易  
常酒數壺欲飲酒卽取之東萊公以爲楊學士英氣  
偉度必不以脣舌閒霑玩上尊滋味爲美也得酒貴  
多不問美惡過人遠矣

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克肖其父而長於  
四六表章早歲登科紹聖中知江甯府上元縣滎陽  
公知太平州李以啟事賀公其略有云知府侍講蘊  
命世之雄才賦經邦之遠器令聞令望起韋平舊相  
之家嘉謀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危誠獨立直己不  
回從容進退之儀挺達始終之節李尋以病不起學  
士大夫惜之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  
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

士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為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  
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  
亦任之常孺惰者必有飢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  
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  
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  
勤勞為先而孺惰自弃其身哉

一  
士無

一  
士無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安靜  
自守諸公以其不堪己不甚何進用趙公君錫無愧  
為中丞當薦御史問滎陽公所當薦者公以應之為  
對無愧亦不能用更舉楊畏子安為御史楊畏後反

攻無愧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李君行  
先生往見之與之論當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當  
時議者謂楊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肖委靡自己縱  
無所益亦必極言而去也

司馬溫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  
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  
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甯末正獻起知河陽明道  
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颺旆旄晚風饒吹入三城知  
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溫公同餞正  
獻復有詩與溫公云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  
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

出處無異且恐溫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甯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何爲我用故正獻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閒伊川先生旣歸洛中寄范公涪父書云丞相

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

原明滎陽公字也

伊川嘗言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尙德而議論不



苟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兩人埒己乃薦威敏代己薦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豪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太宗眞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至行鄉人皆化之睢陽初建學同文實主之范文正與嵇內翰穎之父皆嘗師事焉戚綸其後也所居門前有大井每至上元夜卽坐井傍恐游人墜井守之至夜深則掩井而後歸寢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同文

適見之諭盜第將去然自此慎勿復然壞汝行止悔  
無及也盜慚謝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學中至  
今有戚先生祠堂范文正公初從戚先生學志趣特  
異初在學中未知己實范氏子人或告之歸問其母  
信然曰吾旣范氏子難受朱氏資給因力辭之貧甚  
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畫四段爲一日食有  
道人憐之授以燒金法并以金一兩遺之又留金一  
兩謂之曰候吾子來予之明年道人之子來取金文  
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兩皆封完未嘗動也併  
以遺之其勵行如此後登科封贈朱氏父然後歸姓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

官守南安軍爲守所不禮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  
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兩程皆師  
事茂叔陝西侯無可先生二程之舅賢豪獨立與申  
顏先生爲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傾家所有予之金  
關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乙丑  
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涪夫同舍  
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涪能之予問公曰伯  
涪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涪邪予謝曰生長  
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  
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

云云

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瀆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愠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爲愧乎瑩中之所以超絕今古特立獨行而不顧非偶然也瑩中爲都司上曾子宣論日錄書云自今觀之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亾然則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哉如此等語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後上呂吉甫書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

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  
離何待死乃爲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  
待化復何俟於言哉其精識遠見殆過古矣此蓋誘  
吉甫使之爲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臣等伏以  
高郵守晁仲約有大賊過城下欲攻城守釀民金與  
賊賊乃去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鄭公建議守  
不能死守乃以金與賊失節當誅范公以爲守能釀  
金卻賊爲有功縱不欲賞安可誅邪旣退富公愠曰  
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  
公密告云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  
何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幾人雖

上意亦未定也而輕導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  
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聞高郵人欲食守肉  
范公曰高郵守既能爲民卻賊民感戴之不暇豈有  
欲食守肉之理仁廟卒從范公議明日富公稱疾不  
出仁廟問宰執富弼何以不出范曰必是爲爭高郵  
事上曰富弼非卿門人邪范曰富弼雖與臣相知然  
弼爲人守義不回心不安者不可從也此正是弼好  
處上曰此卻是卿好處後范富俱罷政富以事召至  
京師譖之者甚眾或以爲富公有不臣之意至京師  
不得見者累日富公甚恐懼且悔建議高郵之非歎  
曰范六丈眞聖人與吾淺見不同

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云子之室酒  
不絕注云用有節禮不缺也且謂我高澤之非  
周恭叔行已嘗言見呂與叔博士說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  
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又不可忘之也忘之者不芸苗者也正其名而取之  
者非苗者也

伊川先生嘗言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使周公  
在必不受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  
世儒者以爲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賜人  
臣不得用之禮樂此尤傷教害義也爲人臣如周公

始可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  
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  
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  
所以學聖人也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  
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

然所學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陰陽不測之謂神

先生云兩在故不測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

聖人之道仁知者皆不能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仁  
且知夫子所以旣聖也乾坤之於易猶陰陽之於道



仁知之於聖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  
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說武王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蓋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  
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於周禮聖人書  
中不見也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  
則孔子何得言則周公其人也列爵爲五分土爲三  
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書爲妄也因言  
吾徒學聖人者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  
孝經而已中心旣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

來必爲規矩權衡所正也又言史書尙可最是莊老  
讀時大段害道以自念言心中已指貫世法以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  
日新之盛德也未利爲善豈能大盛一

田腴誠伯嘗說他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  
者常使氣勝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爲善也

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  
經可窮矣以對發不感學也

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矣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

李君行先生說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

春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  
州聚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荅曰爲大  
人令去應舉令及第後歸今次以朞服礙卻欲且就  
此處修學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不然夫不可得而  
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  
正者君行之師歟又云嘗語君行今之人所以爲學  
者某卻不會如此爲學

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爲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中心  
欲買他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途爲順  
且亦有賣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許買他家肉若捨  
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己之行

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時逐日以衫帽揖母一日當見貴官乃用幞頭襴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無踰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自明日以幞頭襴衫往揖母焉家人之見者無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車見門人多於空中書一正字且云於安定處得此一字亦用不盡

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

伊川先生嘗說楊子雲云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當爲他易數字曰聖人之言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須謂之遠其近者須謂之近也

范滂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住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爲之學生者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了更不須言也

田誠伯說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爲言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見君行如此說

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教害  
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  
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傳及誅大臣以爲將  
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爲天下後世害甚矣  
李朴先之說臨離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  
然之氣語先之云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  
氣者也

先之說以舉業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誠伯說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正叔其  
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書似有箇所得處又云每  
見與叔中庸解便想見其爲人由是觀之誠伯師橫

渠也

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說紀侯夫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書齊侯焉又見伊川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伊川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樂文仲說眉浩學士事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必

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在矣  
陳正端誠說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處須要說  
應故也田明之說易所以尤多過者須要說無應故  
也易中自說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豈得謂  
之無應但不可執定耳

又說邵堯夫先生說孟子雖不說易然精於易者也  
且云能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非精於易豈及此乎

李君行說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閒讀  
孟子田明之說他賞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如  
莊子未暇讀也



吳叔楊紹聖中嘗說世人多欲勝於學故無所不爲  
唯陳瑩中學勝於欲故有所不爲且云瑩中今諸公  
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又說字說詩字從言從  
寺詩者法度之言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惟詩不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爲法度則侍者法  
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  
者詩也峙也侍也痔也蓋以其聲相近取耳

又說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說是不知聖人之意也无  
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無所之也无妄之往  
得志言无妄而往則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則  
一其所以爲无妄之往則異也

任濶夫說莊子儻忽混沌之說郭象只以爲者敗之  
解之則解經者何用多言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居京慎勿  
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  
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耳又說仲尼聖人也才  
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子顏  
子遠矣而常歎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  
爵比方孔顏僥倖甚矣又說凡人爲事須是由衷方  
可若矯飾爲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  
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說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聖

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田誠伯說不然須是  
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  
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端誠說易須是說到可行處始可

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  
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啟三聖一賢相繼未始  
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  
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  
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

善夫能如是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  
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法則後之人急  
急然唯欲己爲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誘之以害毆之  
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又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  
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  
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  
見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汗漫而  
無成也

陳瑩中說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自王  
介甫解經止尙高論故使學者棄民絕物管仲晏嬰

霸者之佐一也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有三歸反玷官事不攝可謂違禮之極矣崔杼弑其君晏子從容於其閒成禮而後去可謂有節矣然孔子之稱晏子則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而晏子獨善其身而已哉

又說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此若爲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

已上皆紹聖中語

前邵倅吳朝奉說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爲事因說與他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

也他甚然之時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閒時說時甚易在於臨事時要執得定耳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蓋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也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說話昔人尚如此他人未易能也吳因言自小讀書用得工夫不正當立節非素養不能學得不正則所養亦非也

陳瑩中又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

無有紀極故取天之象焉

瑩中說今有人曰仕宦顯達者使天下謂之賢人則不可使天下謂之不賢人則可矣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則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不能盡受其惡名使惡名不及於君是李斯而已何況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也

又說范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

處

又說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也孟

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也眾人以剛  
文柔故色厲而內荏也卻說與他楊子之書唯是說  
到孟子之書如自得之發於面平旦之氣養浩然之  
氣之類皆自得處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

又說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  
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  
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  
不如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  
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  
則內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



內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

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我之所得者不能盡推於人非聖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後耳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其窮也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達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獨善一身之道也施於一身而非有餘也施於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謂聖人之道學聖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爲心而專以莊周爲我

之書爲說烏在其學聖人也  
瑩中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  
之遠矣蓋語學則益道則損二卦未常偏廢也所損  
者懲忿窒慾所益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若用此  
說方始可行不然則虛語也又云胡先生在邇英講  
損益卦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稟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  
呂公祖烈因鋟木於玉山堂以惠後學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闕所謂呂氏童蒙訓者  
其閒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  
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  
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邱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  
先公每以訓子姪某初在傅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  
之學宮或太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臾成之曰  
書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迺出  
錢五萬以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  
密前此長沙郡龍谿學者皆嘗鋟木而譌舛特甚邱

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獻  
長孫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遊淵源所漸者遠渡  
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卽疇昔所  
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旣手寫而藏之巽伯又是正  
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  
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  
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  
虛驕不驚於高遠由成己以志成物豈特施之童蒙  
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巽伯屬記始末因輒  
附所聞於其後是亦邱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雋字眞  
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

